

死在你的故事裏

作者: Ww Sze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死在你的故事裏

「連死也不怕的你，還有什麼好怕。」我對著偉俊如此說道.....

「起床啦！」他拉開了窗簾，一道刺眼的光芒映入我的眼中，讓我不得不起床。

「還想睡到什麼時候，起床上班啦。我弄了早餐，你快點吃完去上班啦，我今天早上有會議要開。」

「嗯，拜拜寶貝。」我對著男朋友說著。

吃過早餐後，我就去了上班。

「喂，早安啊，偉俊。」我大力拍打偉俊那駝著的腰，正在努力趕著做計畫書的他，連頭也沒抬，只是沒好氣地揮揮手示意我別鬧。

「唉，需不需要幫手啊，我現在手上沒有什麼要做的。」

偉俊是我小學開始認識的朋友，雖然不是同一間中學，但同一間大學和主修畢業，最後還一起入職這間公司。

距離入職這間公司已經過了3年，大家都開始熟識工作內容，手頭上的工作比以前更多，也要開始帶領後輩。最近，偉俊似乎被上司針對，一直給他新的工作而且只有很少時間可以做。看著他日益嚴重，想幫忙卻不知道如何幫，唯有每天問一下需不需要幫忙，每次都被他揮揮手拒絕。

這晚，他突然發訊息給我：

「要不要出來喝杯？」

「不了，今晚要陪我男朋友啊。」

「很久都沒一齊出去啦，難得處理好手頭上的東西，別不賞臉啊。」

「剛才惹到男朋友生氣，下次我請，或者明天?...」

對話欄只剩下他閱讀後的藍剔。

第二日，日常依舊，但去到公司之後，平常一向比我早的偉俊卻不在自己的座椅。

突然，一道聲音劃破了這靜謐的環境。

「偉俊，回來了沒？昨日要交的計畫書呢！偉俊的上司拿著手上的文件夾大力拍打桌子並叫著。

全場目光在上司的身上，誰也不敢作聲。

我馬上發訊息給偉俊：

「欸，你上司又開始發瘋，說他收唔到你昨天做的計畫書。」

過了半小時，過了一小時，直到下班，這條訊息還是沒有顯示已讀。

我下班回到家後，越想越不對勁，然後打了一通電話給偉俊。

「嘟——嘟——嘟，你所撥打的電話未能接聽你的電話...」

聽到這句，我越來越焦急，再次打去。

偉俊是一位比較脆弱的人，有著討好型人格，也是高敏感族群，自卑也覺得自己不值得被愛，這樣的想法令他從來沒有訴說自己的煩惱，也讓他交不到多少朋友，也不敢去頂撞他人，即便是他人的錯誤也是自己忍著。因為高敏感令他不斷懷疑自己，曾經有各種自殺的想法，最後也是未遂。

我身為他親密的朋友，無法放著不管，害怕他又做一些傷害自己的事。

「喂...」他帶著疲倦的聲線，沒有任何感情的一聲。

「你現在在哪？」我有點焦急地問道。

「在家看著外面橫風暴雨。」依舊是毫無任何情緒起伏，十分平淡的一句，卻帶著有氣無力的聲音說著。

「你等我一下，我現在去你屋企。」我掛斷電話，還是覺得不能放著不管，所以去了他家。

當他打開門，一陣隔夜的酒氣馬上傳入我的鼻。進去以後，發現桌上都是一罐罐啤酒，桌上也黏著灑出來的酒滴。看來昨晚喝了不少。

「所以呢，不用陪男朋友？」他想似責怪地問道。

「什麼意思，我都已經來關心你，你想怎樣？」

他這句有點冒犯到我，所以導致我的語氣也很差。

「沒啊...」他欲言又止。

「每次都這樣，什麼都不講清楚。有意見就說，不開心就說，藏著掖著誰知道啊。」我有點不耐煩的說道。

有點厭倦他的性格。

「你走吧，不需要你關心。裝什麼，還不是男朋友大過朋友。」

「肯定是的呀，他生氣，你又沒什麼事。你還在氣我昨天沒有出來嗎？」

「行了，你滾吧，心情真的不太好，讓我冷靜一下。」依舊是那種平淡的聲線，像是放棄什麼似的。

聽後，我也只好離開，感覺自己也是無補於事。

離開5分鐘後，手機傳來一則消息。
「謝謝你這些年的照顧，來世再見。」

是偉俊傳來的。

「連死都不怕的你，還有什麼好怕。」我對著偉俊如此說道。

在這句傳後不到一秒鐘又傳來一則訊息，這次是一條長訊息。

「這些年真的很謝謝你，在我低落或者遇到困難的時候，你選擇伸手幫忙。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奢求那麼多，只是朋友，不是家人也不是你的誰，沒有資格抱怨什麼。最後的最後，我希望你能知道我的真實想法，如果你不想知道，那就不用看下去了...」

這時候救護車的聲音傳入我的耳邊。我馬上跑回去偉俊住的那棟樓宇，只見一堆人圍著一個地方。

「快點叫救護車」

「這麼年輕就...」

傳來不同的聲音，我推開群眾，看到了偉俊倒在血泊之中。

我突然什麼都想不到，想哭卻哭不了。我怎麼了，是不是從來沒把他當成朋友，怎麼麻木了。

「讓開，所有人離開，不要圍觀！」警員呼喝着。

「高空墜落造成多處致命傷，頭髓及大量血跡外溢，瞳孔已放大，確認明顯死亡。」
醫護人員說道。

我慢慢地離開現場，走回家了。

回到家，客廳裡靜悄悄的，男朋友還在房間裡熟睡。我像一具失去知覺的行屍走肉，靠著大門癱坐在冰冷的地板上。

那一夜，我徹夜未眠。我睜著眼盯著天花板，任由黑暗將我吞噬，四周安靜得只能聽見自己死水般的呼吸聲。

隔天清晨，晨光依舊破曉，世界並沒有因為一個人的離去而停止運轉。我想用工作繼續麻木自己，慢慢接受這個事實。我像往常一樣出門。既然流不出眼淚，我便以為自己足夠堅強，可以繼續扮演一個正常的成年人。

我推開辦公室的大門，走向自己的座位。
我的視線，毫無預兆地落在了那張辦公椅上。

那張椅子空著。椅背上還掛著他淡淡肥皂清香的藍色外套；辦公桌上，他那隻印有動漫圖案的馬克杯裡，甚至還殘留著前天喝剩、早已乾涸的咖啡漬。電腦螢幕貼著一張張歪歪斜斜的便利貼，上面寫著他龍飛鳳舞的字跡提醒自己待辦事項。

一切都維持著他離開前的模樣。辦公室裡的鍵盤敲擊聲、電話鈴聲此起彼落，所有人都在忙碌，唯獨他的位置，空出了一塊永遠無法填補的死寂。

「偉俊還未上班嗎！」他的上司又像昨天呼喝著。

這時候，我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想打他的上司，告訴他是害死偉俊兇手，最後還是選擇去廁所冷靜了一下。

回到家後，男朋友還沒回家，我換好衣服躺在了床上，在死寂的黑暗中，想著昨天還沒看完他的訊息，我顫抖著再次掏出手機，點開那條在現場未曾看完的長訊息。螢幕微弱的光芒刺痛了我的雙眼，我咬著牙，顫抖著往下劃，看清了他隱藏在「朋友」面具下的真心：

「其實，我從來都沒有放下過妳。自從大三那年我向妳表白被拒絕後，我答應過妳會退回朋友的界線，我以為我可以做到，可我高估了自己。在我表白不久後，你就和你現在男朋友在一起。這些年來，看著妳和妳男朋友那麼幸福，我每天都在自卑和痛苦裡煎熬。昨天我被上司逼到走投無路，我拋下所有的自尊再次向妳發出求救，換來的卻是妳要去哄男朋友的避嫌。剛才妳來到我家，我也只是想聽妳一句溫柔的安慰，可妳卻只有滿臉的不耐煩，還理所當然地對我吼『肯定是男朋友大過朋友』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在妳的世界裡，我永遠只是個被拒絕過、可有可無的附庸。以前還沒有男朋友一起旅行時，你和阿倫在前面並排大笑時，我只是一個插不上話的影子。妳隨口的玩笑踩到我的底線，我只能忍著配合妳笑，因為我怕一計較，連朋友都沒得做。妳寧願發動態、回別人的留言，也不回我的訊息，因為我根本無足輕重。妳那些沒遵守的承諾，都只是在施捨妳那廉價的同情心。妳最後那句：連死都不怕，還有什麼好怕，真的徹底點醒了我。我受夠了這段假惺惺的友誼，我也撐不下去了。祝妳幸福。」

看完最後一個字，我原本因為過度震驚而麻木的心，竟毫無預兆地燃起了一股熊熊的怒火，夾雜著無比的屈辱、自責與怨恨，瞬間將我吞噬。

我死死攥著手機，眼眶急劇泛紅，全身氣得發抖。

「不在乎？施捨？假惺惺？」我咬緊牙關，在心裡歇斯底里地咆哮著。

我真的覺得無比的憤怒與委屈！當初是他自己答應退回朋友界線的，是他承諾過不會越界的！我有男朋友，我為了對感情負責、為了尊重我們之間的友誼而選擇避嫌、偶然漏掉的訊息、那些死黨之間稀鬆平常的玩笑，竟然全被他抹殺，被他扭曲成了「高高在上的施捨」？

他怎麼可以這樣自私？既然當初說好了繼續當朋友，既然快撐不下去了，為什麼不坦白地告訴我他從來沒放下過？為什麼要一邊裝作大度地對我笑，一邊在背地裡給我記了這些年的黑帳，用最不堪的想法來妖魔化我的善良？我有男朋友，我避嫌難道有錯嗎？

他擅自給我們的關係判了死刑，從那座高樓一躍而下。他倒是解脫了，卻把一具破碎的屍體、一輩子都洗刷不掉的悔恨，以及「我害死了暗戀我的好朋友」這份沉甸甸的罪惡感，毫不留情地砸在我的餘生裡！

我顫抖著轉過頭，目光落在了電視櫃旁那盞老舊的暖黃色小夜燈上——那是他以前送我、說要「夜夜罩著我」的入夥禮物。

這一刻，這盞燈散發的光芒是多麼的諷刺。他送我安神的光，自己卻在黑暗裡沉淪；他把我當成生命

裡最後的救命稻草，卻連一個讓我拉他一把、讓我向他澄清誤會的機會都不肯給我！

「偉俊，你這個自私的渾蛋！」

一陣劇烈到近乎窒息的酸楚與憤恨從胸口直衝喉嚨。那股在現場沒能流出的眼淚，被這股無處發洩的怒火，在體內硬生生逼得破堤而出。

我將頭深深埋進雙膝之間，一邊在心裡瘋狂地咒罵、痛恨著他的狹隘與自私，一邊像一隻被最信任的人反咬一口、受了致命重傷卻無處還擊的野獸，痛徹心扉地放聲大哭起來。

那盞暖黃色的夜燈依舊在角落裡發著微光，映照著滿地凌亂的影子。我哭到再也沒有力氣，連呼吸都像是在生鏽的齒輪中強行摩擦。

我終於意識到，偉俊送這盞燈給我時，心裡或許真的希望我能在無數個黑夜裡感到溫暖；而他最後選擇在黑暗中墜落，或許也是為了讓我明白，我一直以來所認為的「避嫌」與「客氣」，對他而言是怎樣徹底的冷酷。

我伸出手，指尖顫抖地觸碰那盞燈的開關。「啪」的一聲，房間陷入了徹底的黑暗。

這一次，沒有人再為我留下一盞燈。我躺在冰冷的黑暗中，聽著窗外城市無休止的喧囂，陪伴著我的是罪惡感。

偉俊，你贏了。你永遠地活在了我的記憶裡，而我，卻死在了你的故事裡。